

琴台
客語
彥火

徐志摩是一個率性的人，天生浪漫，又受到五四反叛思想的影響，所以注定他一生的放蕩不羈和罹至不幸的下場。

冰心曾說過，徐志摩是一隻花蝴蝶，自己最終都沒有得到什麼好處。

這真是一矢中的。
徐志摩有一篇散文，題為《北戴河海濱的幻想》，可視為他的自我喻論：

青年永遠趨向反叛，愛好冒險……他厭惡的是平安，自喜的是放縱與豪邁。無顏色的生涯，是他目中的荆棘；絕海與兇巖，是個愛取自由的途徑。他愛折玫瑰；為她的色香，亦為她冷酷的刺毒。他愛持狂瀾；為他的莊嚴與偉大，亦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。

誠然，徐志摩為他追求放恣的愛情觀，不惜為火紅的玫瑰所刺毒，以身犯險，從而結束短暫的一生。

徐志摩一生中因了三個女人，抹上鮮紅色的色彩，他的文學成就，也曾引起爭議，毀譽不一。

後人讀到的徐志摩作品，大都是從早年張幼儀編輯、在台灣出版的《徐志摩文集》版本。

徐志摩的文字是華麗、纖濃的，他的詩作與散文，曾為廣大青少年所喜愛，是毋庸置疑的。

他的散文如《翡冷翠山居閒話》、《我所知道的康橋》、《想飛》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。

茲擇《翡冷翠山居閒話》如下：「作客山中的妙處，尤在你永不

不惜為玫瑰而刺毒

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；你不妨搖曳着一頭的蓬草，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；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；扮一個牧童，扮一個漁翁，裝一個農夫，裝一個走江湖的吉卜賽人，裝一個獵戶；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，你盡可以不用領結，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……」

「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」懷抱時，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，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，單是活着的快樂是怎樣的。」

「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，一經同伴的抵觸，他就捲了起來，但……你一個人漫遊的時候，你就會在青草裡坐地仰臥，甚至有時打滾，因為草和暖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；在靜僻的道上你就會不自主的狂舞，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種種詭異的變相，因為道旁樹木的陰影在他們紆徐的婆娑裡暗示你舞蹈的快樂；你也會得信口的歌唱，偶爾記起斷片的音調，與你自己隨口的小曲，因為樹林中的鶯燕告訴你春光足應得讚美的……」（《說徐志摩》之十）



作者提供

萃神
乾坤
查小欣

上星期開始，香港多了一個小巨肺：年僅九歲的譚芷昀（Celine）。她出戰美國歌唱節目《全美一叮》（America's Got Talent），以一曲《My Heart Will Go On》出戰，歌藝出色，技驚四座，全場觀眾起立喝采，場面震撼，片段在網上點擊爆燈，成為全城熱話。

譚芷昀戰績相當彪炳，曾參加內地的《中國新聲代》（第二季）、出戰《全英一叮》外，更是多個香港兒童歌唱比賽的常勝將軍；今次參加《全美一叮》更是一鳴驚人。她在國際學校唸書，在美國出賽時，用流利英語與評判互動。

譚芷昀的爸爸譚順生是歌唱老師，由她3歲開始栽培，為了出賽《全美一叮》，譚芷昀接受訓練足兩年，每星期至少練習20小時，小小年紀的譚芷昀明白養聲重要，自覺地戒吃煎炸食物，沒吃薯條三年，每天課餘練琴和練聲，不看電視，晚上9時上牀，瞓前一小時聽歌，非常自律，最近參加一個聲樂考試，即考得8級好成績。

父憑女貴，譚順生登上娛樂頭條，曝光頻頻，所創辦的音樂學校報名人數倍增，可是人紅是非多，不少負面新聞衝着他來。

首先譚順生被薛家燕指責不道

小巨肺Celine爸爸是非不絕

義，從她開設的藝術中心搶學生，引發公開危機，譚順生隨即發聲明，指當日是三名學生主動轉到他的音樂中心，但因事件帶給薛家燕麻煩和誤會，他公開道歉，並將收取三名學生的學費共8萬元，全數以薛家燕名義捐給保良局。

譚順生又被網民起底，指他申報贏獎的歌曲，他參賽時仍未面世，指他虛報資料。又有他公司前員工，指他欠薪。譚順生的是非惹起眾人反感，網上負評不斷，令爭議聲蓋過了讚美，禍及年紀小小的譚芷昀，對她太不公平，大人的事切莫牽連小朋友，她是無辜的，作為父母應要小心品德言行，做好自己，給孩子做好榜樣。



■譚芷昀的爸爸譚順生前開記招回應一切對他的負面新聞。

路地
觀察
湯禎兆

先病毒 後生病？

小兒學校一班有一半病了，不同的發燒溫度，不同的徵狀——有些只有鼻水，有些則又咳又嘔。老師打電話來問發燒溫度有多高，也問醫生有否交代原因。翌日派了通告回來，十三人病了，三人流感。

在家長群組內，很多孩子燒了很多天，有媽媽慶幸退燒藥發揮作用，（原來很多發燒是退燒藥也沒用的。）但結果當然是反覆發燒，拖了幾天。又有其他媽媽鼓勵她要帶孩子做流感快速測試，以便拿特敏福。

退燒藥和特敏福的禍害及非根治的特性，在這裡不詳說。我反而有點驚訝，醫療制度已成功令大家把焦點全放在疾病的命名上。

十幾個小孩病了，病徵不同，但時間磨合，為何一些是流感，一些不是？把病毒命名，由疫苗至特效藥（如特敏福）都說得非常針對性，但其實這如一場微小的疫情爆發，大家的病徵都不盡相同，也有流感，也有副流感，也有普通傷風。那所謂的針對性預防或治療，其實是否方向不對？

個人體質其實永遠是關鍵，而非

該病名稱，這是所有非對抗治療的宗旨。先腐後蟲，非先蟲後腐，爛的屍體，才有蟲吃其體。腐化的是我們身體，才讓蟲（病毒、細菌）有機可乘。自然療法說得更盡，說這些蟲是來幫忙清理而已。身體是失去了平衡，一班孩子可能同一原因生病，不潔的東西、過冷的冷氣，同一班人，有人沒事，有人有事，有事的人也有不同表現，那更要個人化的醫療及支援，而非一味殺毒，把身體的好菌也通殺。

我的孩子也同樣是十幾個病倒小孩的努力，但一劑中藥已經退燒，媽媽努力每晚按摩，孩子十分享受。薑粥再喝下去，大便一堆，不用那麼複雜。又測試，又抗生素，又特敏福。鼻涕和咳也不會留下尾巴。

孩子差不多是最遲病的一人，大家發燒了多天，我們還慶幸孩子沒有生病，帶了出街玩玩。但當天雨勢很大，出入冷氣。第二天便發燒。中醫思維去看，就是先有風寒，身體才易受襲。無論是哪一種病毒感染，暖起身體就好打伏，暖敷也好，薑蔥蒜也好，浸浴也好，不一定要追着病毒和病菌的後腿。

采風

天言
知玄
楊天命

「功德無量」的運程書

上一期專欄中，天命提到自己為朋友的「旅行大計」出主意，幫他趨利避害，務求做到「帶着運氣去旅行」。

其實，我也常常在運程書中建議各位在運勢低落時，到利於改善運程的方位旅行，借地運來「旺人」。至於「有利方位」為何物，自然是因人而異，要參照自己命格而論。

朋友開玩笑般地對天命說：「其實，你的運程書直接或間接『帶動』了不少行業的發展啊！你看，你又教人旅遊，又教人投資……」

天命忍俊不禁，真沒想到我的運程書如此「功德無量」！

如果把朋友的玩笑話續寫下去的話，倒也不無道理。我常在運程書中給出投資的意見，也會建議大家把一些不切實際的慾望，或把運勢低落時的空虛，適當發洩在「購物」方面。有的時候，若是能夠通過購物增加滿足

感，只要懂得適可而止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，而這又是否間接「幫助」零售業呢？

而在生肖運程中，我亦會建議犯太歲的讀者朋友購買刻有指定動物的吊墜金牌，隨身佩戴，以減低太歲的影響——不知珠寶首飾行業的從業者，每年新年聽到玄學家的這類建議，是否都會眉開眼笑，對生意增幅充滿期待？

自我調侃的話語到此為止，其實，天命的玄學書中，除了運程介紹之外，還有「閱者說書」等環節，推薦有意義的書籍和電影。有不少朋友讀完，便購買相應的作品，欣賞過後與我討論，分享自己的見解。

如果說天命的運程書，除了為大家預測運程之外，還有「功德」的話，其中最令我開心的，一定是帮助大家認識更多的好書和好電影！

畢竟，人類社會的思想，靠不同媒介的作品所傳遞的信息維繫着，才能生生不息。

看領導如何做岳父

金龜婿哪。永福公主也愛死他了。

李皇帝發大牌氣：你想迷了，想嫁小子？不讓你嫁，優質女婿不給你，給你姐姐。事情是這樣的，那回李領導跟永福公主吃飯，滿滿全席，佳餚疊羅漢，永福公主卻用了筷子：百千佳餚，無下箸處。啪，不是丟筷子，發氣走，而是把筷子折為兩半，砰，甩門而去：「朕近與此女子會食，對朕輒折匕箸。」李領導也動火了，你想嫁金龜婿？切：「性情如是，豈可為士大夫妻」；換人：「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。」

先管好自家，李皇帝做岳父，可以吧？永福公主都沒嫁過去，算甚麼呢？是公主頂撞老爸噠，嗨，你不曉得，這叫做預防為主，關口前置，真讓永福公主領着新娘任命書，走轎上床，那不害死小子了？源頭堵住她性子發瘋嘛。

扁鵲大哥，治人病於無病，不算神醫；扁鵲治大病於大病，才算扁鵲再世。那好吧。我們且再看李領導當了岳父如何做岳父吧。李領導還生了一女，叫萬壽公主，愛如掌上明珠，「萬壽公主，上（指宣宗）女，鍾愛獨異」。誰不愛乖乖女啊，李領導給寶貝女兒選了一門佳婿，名鄭顥，算不算一表人才不好說，智商卻是得了的，是當年狀元郎。出嫁那天，李領導派的車是桑塔納，原先都坐勞斯萊斯啊，李領導非故意裝廉潔，他跟公主說：你不再算豪門家，嫁寒門，得學會過普通人家生活，別盡想着皇宮了（舊制：車輿以鍍金扣飾。帝曰：「我以儉率天下，宜自近始，易以銅。」——我以節儉治理天下，得以身作则，從自家開始）。

李領導教女兒出嫁從夫，挺有岳父德的，不過這算私德範疇。領導者，其兒其女之所作所為，都會謹守家庭美德？李領導更在乎的是，要教育女兒守公德：「無鄙夫家，無干時事。」前一句教育好：你不要瞧不起你老公家，該叫爹爹爹，該叫媽媽媽，該穿圍裙穿圍裙，該給公婆洗腳給公婆洗腳。後一句教育尤其好：你老公研究幹部問題，你不要干預人事；你老公審批重點項目，你不要插手工程；你老公研究司法審判，你不要吃了原告吃被告，吹枕邊風，影響案件公正。領導這麼教育子女的，有沒有？唐宣宗教育寶貝女兒，不是泛泛而談，而是帶警棍而談的，他愛他女，他對他女也是明鏡高懸，明劍高懸：「苟違吾戒，必有太平安樂之禍。汝其勉之。」

殺妻悲劇

真正是一個家庭悲劇，也是一個社會悲劇。一對本來是模範夫妻的老人，丈夫年老力衰，已達八十高齡，還要照顧七十六歲的病妻。患有關節痛和小腸氣病的老翁，十年前的獨子更因克隆氏（腸胃病）症不堪病魔折磨而自殺身亡。受種種打擊的貧病老翁，一時衝動，用竹條壓勒老妻導致死亡，現正受檢控。其胞弟哭說情非得已，希望法律能寬恕哥哥。

前年老伴去世，我至今的心情仍未平復。她卧病多年，全靠氧氣箱延續生命。我早晚都要到她病榻前看望親撫，方才放心回辦公室處理公務。今人去房空，空留遺像。親情是不應忘懷的，何況是最親近的老伴。當然，我現在的處境比那位誤殺病妻的老翁要好得多。但看到這個誤殺病妻的悲劇，仍然浮想聯翩，不能自己。

窮病夫妻百事哀。這位勒殺病妻的老翁，顯然觸犯法律，不能因此脫罪。但如此的家庭悲劇和社會悲劇，應否引起全社會的深思？犯罪老翁的胞弟哭訴說，他的胞兄嫂原是一對模範夫妻，他們捱過喪子之痛，丈夫又要面對妻子中風的苦況，心力交瘁，一時衝動，終於造成悲劇。

現在香港已經成為老人世界，隨着醫療和社會福利的進步，人們的壽命有所延長，長者的比例較前為高，但有關老人醫療和福利，是否能與時俱進？我手頭沒有資料，但相信當前措施未能適應老齡人口比例的發展。社會上種種問題，都需要政府有關方面探討和採取有關措施。家庭悲劇，當然各有各的特殊原因，但由於貧病交加造成的，不在少數。因此，政府有關部門應正視這類社會問題，責成有關部門，關心老弱貧病者的福利，避免慘劇之一再發生。

犯罪老翁的親弟，認為兄嫂之間的悲劇，如果社會福利部門能及時關注，悲劇也許不會發生。是的，一個豐足的社會，政府應有足够的資源關注貧病老人的福利。但願有關部門汲取教訓，避免慘劇再發生。

萬壽公主有老爹爹棍子，以特殊身份來牀雞司晨，她還真沒這般事。偶爾犯些不符婦德、不合她德的事，還是有的。有回公主小叔子患重病病了（鄭尚書之弟顥，嘗危疾），住了醫院。李領導打發人去看望，順便問：小叔子病重，她嫂嫂看望了沒？古人說真話怕是常態吧，使者實話實說：無。幹嘛去了（何在？），看戲去了（在慈恩寺看戲場）。有這等事？李領導先自省：難怪大家都不願娶領導女兒（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家為婚，良有以也）。給我把公主喊回來（命召公主）。家教挺嚴的是吧，公主一聽是老爸喊她，嚇得玉腿打跑跑，頭都不敢抬（公主走筆至，則立於階下，不視久之）。老爸便開始教育她了：小叔子病了，你不好意思去看戲？（古文是這麼寫的：「豈有小郎病乃不往省視，乃觀戲乎？」）。你給我趕緊回去，看望小叔去（立遣歸宅）。

護犢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寶貝女兒嫁過去，誰都不想讓女人吃虧是吧。壞岳父是一個勁地護犢，好岳父是，要管別人，先管好自家。尤其是領導家寶貝女，岳父不管女兒，誰敢管？既不敢管，我就先不娶，得了。開始，宰相白敏中給狀元郎鄭顥做媒，鄭顥恨死他了，白敏中也曉得鄭顥恨他恨得要咬他肉：「顥不樂國婚，銜臣入骨髓」。唐宣宗是好岳父啊，訓人不訓女婿，先教女兒。

李領導建立了召回制度，女兒稍有失所，便召回來，修補其修養。比如這回，小叔子有病，李領導便召回女兒來教育她，攔陶領導呢？或許，女兒自覺去看望小叔子，也會被老爹叫停：他家人干你何事，別理。女兒與女婿床頭吵架，老爹率人破門而入，將女婿罵得頭只是栽，或許將其頭打得開豬血舖，也可能。

女兒本來生富貴家，刁蠻個性極容易養成的，因官爸教子從嚴，公主修養到家，「畢宣宗之世，婦禮以修飾」，第一領導家教帶了頭，其他官二代官三代呢：「由是終上之世，貴戚皆兢兢守禮法，如山東衣冠之族。」能守法能循禮，有尊嚴有品行，才是真正貴族精神。

鄭顥原先打死也不做皇家女婿，遇到了好岳父，岳父不縱自己，更不縱其女，女婿鄭顥感戴不盡，岳父過世，他哭得傷心，比全崽（郎為半子吶）還動情，「追感上恩，泣話此事。」考鄭顥與李公主夫妻過一生，其公德生活與私德生活，基本可算無違。

木木的春天

鵬情
黃里
趙鵬飛

木木給我打了一通電話，呼嘯悲愴的聲音，竟跟往日大不相同。這個素來樂觀爽朗、事業小成的男子，居然隱藏了如此深的心事。

木木是我多年之前在一次訪談時，意外結識的一個朋友。那時候的木木，乾淨清爽且巧舌如簧。巧舌如簧在我這裡，是個褒義詞。一直在底層掙扎着的木木，對事業成功的渴望強烈而鏗鏘。苦心人天不負，一條舌頭兩隻手，木木有了自己的公司，聘了10多個員工。

那時候的木木，抓起電話跟我神聊時，最多的話題，就是自己又在考某某資格認證，或者又上了某某精英培訓班，上進之心向學之心，常讓我這個喜歡閱讀的人，相形見绌。

那時候的木木，娶妻生子衣錦還鄉，電話裡的富足和舒坦，常常從看不見的電話繩，導入我的眼前：新近在鄉下買了幾畝地，不單生女又添一男，容光煥發又神采奕奕。

那時候我常常想，木木是一個最好的勵志故事，無論起點如何，無論曾身陷不堪，只要嚮往幸福，並且不言放棄，幸福就會被感召。

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和木木見面了，偶爾坐火車路過木木生活的城市時，只會發一個短信說：木木，我來看你了，不過火車不肯停啊！

手機剛顯示發送成功，木木的電話就追過來了：你就不能下車來看看我，我們都多久沒見面了。電話那端，木木急切又熱情。我每回都只有一句話，下次吧，下次我一定專程來看你。

木木憨憨的樣子，什麼時候想起來，我都會很開心。木木突然打來的電話裡，第一句話就讓我頭皮發麻：我肯定會自殺的。

你是知道的，我這個人這麼上進，可是怎麼會娶到這樣的老婆？她像一個幽靈一樣，整天疑神疑鬼，要隨時掌握我在哪裡做些什麼。我是一個要在外面努力打拚要養家的男人啊，我不能拴在她的褲帶上。

你是知道的，我的脾氣有多好，可是有一天，因為回家晚了，她和我大吵大鬧，不僅當家人的面，掀翻了一桌子的菜，還用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最後還是在我手上砍了一刀！

你是知道的，我做生意全憑口碑和人品，她來了之後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。隔壁一個60多歲的大嬸，實在看不過眼，說了她兩句，她就懷疑大嬸跟我有染！

你是知道的，有一次我實在是忍受不了，要回老家離婚。看着她在火車上哭了一整天，我心又軟了……木木說的所有「你是知道的」，